

· 独幕话剧 ·

和好

孙克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234

和好

孙克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 沈阳

时 間：五八年冬。

地 点：海島某农村的一个农户家。

人 物：王成——社員，五十多岁。（簡称王）

王妻——社員，五十岁。（簡称妻）

赵队长——四十岁左右。（簡称赵）

布 景：舞台左角，占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一个通向院子的房門；紧靠房門右側是通往內室的堂屋門，上挂門帘。房內是富裕农户的摆设，有桌、凳、箱、鐘等，陈設整齐、干淨。牆上有新年画。

幕 启：王妻手持瓢，通过堂屋門走出房門，喚鷄、喂鷄。

妻：哎呀，这些鷄呀，可真喜煞人啦！（数着）大紅冠子、咕咕头、秃尾巴、小烏嘴、大胡子……哎，怎么少了一只，瘸腿老母鷄呢？（喚鷄）鷄娑娑……它瘸着个腿能跑哪去呀？

又丢了？鷄婆婆……这个死东西跑哪去啦，
可急不急煞人了？

王：（拎着个筐上）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回来了嗎！

妻：你怎么才回来！快，快点……

王：（惊呆）怎么了？

妻：又丢了！又丢了！別站着了，快帮我找找！

王：什么丢了？

妻：鷄呀，我那老母鷄。

王：（叹了口气，急忙放下筐）咳！把我吓了一跳。

我当是你丢了。一只鷄，值几个大錢？

妻：說話倒輕快，它丢了你給我抱鷄？快找找
吧，我的大爷呀！

王：不用找，一会儿就回来了！

妻：你說的倒輕快！

王：就全当嫩給我吃了。大白天还能丢了鷄？快
进屋拾掇飯給我吃吧。（拉妻进屋）

妻：哎！我先看你都买些什么！

王：（从筐拿出）这是你的袜子，我买的酒，一扎黄
烟……

妻：白綫呢？

王：啊呀！忘了。

妻：可真怪，你怎么没忘买酒？叫你找鸡你不去找，鸡蛋卖的錢你可知道花！又是烟又是酒的。

王：这話說的，一家人嘛，我的錢你不花？

妻：你反正总有个話說。这一大包是买的什么？
(掏出一个大紙包)

王：水胶！

妻：不做箱不做柜的，买水胶干什么？

王：咳！不是买的呀！看你这个追問勁。

妻：不买哪来的？

王：拣的唄！

妻：拣的？知道是誰掉的不？快給人家送去！省得人家着急。

王：我这就去，是咱队长掉的。(王說完就走，妻拦住)

妻：他！你回来！快回来！

王：这又干什么？

妻：你怎么知道是他掉的？

王：他刚到合作社买的，忘在那里了。人家卖貨

員同志讓我捎給他，这不，发貨票上还写着嘛：第十生产队木工組。

妻：真是他丟的，可不能这样輕輕易易的交給他！

王：你想干什么？

妻：（气愤地）人家有点錯处，他瞪眼扒皮的說人家，他把公家的东西丟了，就能这样痛痛快快的給他？

王：你真是“妇人之見”，又把你那癩鷄的事翻出来了！

妻：哼！我这口气还没消呢！从他当上队长那天起，我就觉着他看我眼上有眵。哼啊哈的，硬拿鼻子哼我。

王：他怎么不哼別人？还是你有毛病。

妻：有毛病就該那样？就拿那回事說吧，我也不是特意不圈鷄呀，就那么一次老母鷄飞出了圈，吃了两棵破葡萄苗子，叫他看見了，一石头給鷄腿打癩了，你說他多狠！

王：他哪是特意打癩它？他那是失手啦！再說，队里好不容易从大陆上，車呀船呀的把葡萄

苗子运来……

妻：好！好！就当都是我的錯，可他大不該开我的会！老一輩，少一輩，低头不見抬头見，老邻老居的，他怎么磨开臉了！

王：人家哪是开你的会，那是告訴大家，別再出这样的事儿。也沒指名說你呀？

妻：沒点名就够我受了，还用提名！参加会的，誰心里不象明鏡似的，他当着大伙的面臊皮我。这回他把社里的东西丢了，不讓他賠也得开个会，要他向大伙檢討，叫他也尝尝那个滋味！

王：你这不是公报私仇嗎？

妻：那怎么的？只許他臊皮人家，不許人家臊皮他？

王：說你老娘們見識就老娘們見識。一家人哪用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說，人誰还没个小毛病？

妻：哦！說了半天，你們这个宝贝队长也有毛病呀！

王：有！向人向不过理去，有就是有。他脾气不

好，一句話能頂死人，三句話不來火就上房了，這不但你說他，大家伙都知道。前些日子你沒听書記說整風嗎？社里辦的那個臨時黨校，就是為了讓黨員改這些毛病。

妻：哼，我是看透了，整風能把別人整好，他呀，等老驢長角了也不能改。

王：你真是門縫瞧人——把人瞧扁了。這回整風，就是不能一下子連根拔，至少也能去一大半……

妻：我不信！我還是那老毛病，不見兔子不放鷹，真的改了，我才信。

王：越說你還越來勁了，快給人家吧！省得他着急。

妻：給他？可不能這麼容易。得講個條件。

王：事還不少呢！

妻：他想要哇，就叫他自己來拿，上回那事他得給我賠禮道歉，承認他的不是。

王：行了，行了，越說你越下道了。你的雞出去把葡萄苗子吃了就算對了？要認錯也行，你得先認錯。

妻：他的面子三尺二，我的面子也少不了四尺八。不然就不給他！

王：不給他你貪污啊？（要走）

妻：把包給我！（王欲走，妻堵門）

王：你这是干什么？

妻：不行，不行，給我，我有办法。

王：（急中生智）好！你看着办吧！（稍停一会）我給你放在箱子里吧。（揭箱放下）

妻：（去檢查一下，滿意的笑了）哼！这回刀把可在我手攥着。

王：好！你看着办罢，我不管。（走門口，故意听听）哎，你听听，这不是老母雞叫嗎？

妻：你还知道什么母雞叫、公雞叫的，我去看看。（出門喚雞）雞婆婆……

王：（開箱取包，悄悄走出，被妻发现）

妻：你又怎么的啦？別去送！（队长一手提一大筐，一手抱雞上，王慌慌張張的碰到队长身上，雞直叫）

赵：大哥上哪这么慌啊？

王：（不好意思地）噢，噢，不上哪，不上哪。（看队长怀抱雞）哟，过去是抱公雞上轎，如今你可

是新式的，抱母雞迎亲哪？（把包又放回筐內）

赵：你这說哪去啦！

妻：（自語）他这不知又来找什么岔了。（揚声）我們家房子小，可盛不下……（发现队长抱老母雞）啊，赵队长来了，你在哪把俺家的雞給找到啦？

赵：在西边那个小山坡上。

妻：山坡上？看身上这泥都干上了，是不是跌倒了？

赵：可不是唄，雞跑的挺快，地又溼，我一攆，就摔了两跤。（放下雞）

王：快进屋坐吧！

妻：啊呀，是攆雞摔的呀！这可亏了你，快进屋我給你擦擦，費心啦！

赵：没什么。（进屋，妻端盆水为他擦泥）不要紧哪，泥儿姓赵，干了就掉！

王：哈哈，还跟你是一个姓呢！（对妻）怎么样，我說丟不了么，这不找着了。

妻：你还有臉說呢，不亏队长还不早就跑丢了！

王：（对赵）可真有你的，你还認得出是誰家的雞。

赵：別的雞我不認得，這只雞呀，剝皮我也認得它的骨头。那只腿……咳！不是叫我給打癱了嗎？說起來可真是不應該啊！

王：一只雞就是打死了又有什么了不得的，也不是特意的。

赵：你別包庇我了，這次整風為這事大家把我好頓批評。書記還讓我寫檢討，我還沒写完呢！我態度不好，說話也不知深淺，有些官僚啊，咳，時常惹得大嫂不痛快。

王：誰還不了解你呀，你別在乎她，她們女人家那小心眼呀，就和……

妻：就和針尖那麼大小是不是？你呀，就瞧不起俺婦女，象你這樣的，真該開個鬥爭會鬥鬥你。

赵：大嫂呀，還是多給我提點意見吧。

妻：有啥可提的呀，那過去的事就算了。

赵：怎麼能算了呢？改正錯誤嘛，過去的事也得提提。這次去參加整風學習，給我的教育可大咧，人家乡里、社里幹部本來沒有多大的問題，可還是引火燒身，一點一點的分析，勁

头可足哩。今晚咱也好好开一开会，大哥、大嫂，好好准备准备，給我多提提！

王：好，我呀管对不对的，把见到的都給你提提。

妻：（很受感动）看你，有啥提的。

赵：怎么能沒有，可不要有顧慮呀。这是好事，为了今后好好工作嘛，你們尽管提，我保証、把它当成礼物接受。

妻：說起那件事，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只顧自己养鷄，沒留心讓鷄糟蹋了咱队里的东西。你批評的也对，我这毛病是叫……叫个人主义，就是光顧自个，忘了社了，是这么个意思吧？

王：对，对，你还別說，我这老伴比以前进步多了！哈哈……

妻：老东西，你乱打什么岔？

赵：大嫂別光說自己的錯，还是給我提提吧。

妻：我对你也沒啥大不了的，只要你以后改改脾气，別发火就好了。

赵：对，对，这个毛病我非改不可。

妻：你也得給俺提提啦！

王：哎，这才象句人話，有个一家人暖煦煦的滋味！

妻：（瞪了老头一眼）就你說的是人話！大兄弟，別管他，这样吧！老嫂子我先送給你点真礼物吧！你等等。（对王）老东西，你可坐了个老实，还不快拿出来給队长。

赵：不！不！东西我可不要，提意見比东西还好！

妻：看把你急的！怕人家說你貪污呀？我是說你丢的那包东西。

赵：啊！我什么时候丢东西了？（查看筐子）

妻：不用着急，叫你大哥拣来啦。（递包）給你，这不是你掉的嗎？

赵：啊？什么时候拣的呀？

王：剛才我上合作社买东西，說是你扔在那儿，我就給捎回来了。

赵：噢！看我这記性，要是回家看沒有了，又能把我急煞！

妻：是呀，他剛进門我就催他給你送去，怕你着

急。

王：行了，行了，門都堵的风雨不透，我到哪去送？

妻：現在也不晚哪！

王：你想給呀？我还不同意呢！

妻：哎呀呀，你这不是誠心跟我……沒正經嗎！

赵：看你們俩，这是怎么回事？

王：你想要东西啊，有个条件，得先檢討檢討……

妻：（搥老头一把）你別再难为大兄弟啦！这事有什么值得檢討的？

赵：說起来也应该檢討檢討……

王：光檢討还不行，还得开个会，向我承認……

赵：开会？

王：咽……剛才俺老两口还爭論了半天。

妻：（急阻止）大兄弟，別听他的，爭論……哦！

爭論用不用找鷄。你快找鷄去……

王：鷄不是叫队长抱来了嗎？

妻：（忙改口）看，我都糊涂了。我是說讓他去挑水，缸里都快起火了！

王：傍晌天化冻了，挑什么水，还不够跌跤的。

赵：我替你去挑几担吧。

妻：哎，不用，不用，我忘了，清早挑的水，满的都好流出来了。

王：我寻思缸里该有水嘛！说痛快的吧，这老东西，头先还叫我去找你来赔礼然后再给你包呢！

赵：嘿嘿，这不是自动的找上门了吗！

妻：哪里，我是说找你来拿包，顺便咱把话也说完，给我呀提提意见。

赵：我是想提呀，你不找我我也要来。我的毛病多……

王：我看哪，咱家里这个（指妻）那才叫毛病多呢！

赵：打这以后，咱大伙都得改改毛病，我希望大嫂往后，要拿着咱公社里的东西为重，拿社里的事为重。要把公社办的好，这是咱大家的事，队长也好，社员也好，咱应该抱成团，象一家人似的。

妻：队长，你说这些话我真入耳，对呀！

王：对呀，队长，过往咱们之间，就缺这个。
（指水胶）

妻：你又来了，沒正經。

王：这才是正經的呢！过去两层皮，沒合絲合縫的，就是因为沒有胶，两下里不大粘糊，今后有这个就不怕了！

赵：对了，这回我办胶来了，咱叫它一点縫也沒有！

王：对！叫它严絲合縫！

赵：好，我走了。

王：在这吃飯吧，我还有酒，咱俩喝两盅。

妻：对，別走了，我再炒两个鷄蛋去，是剛下的，在鷄窩里我還沒拿呢！

赵：大嫂，我可不吃……

妻：（对王）你可拖住他，（对赵）你要是見外，老嫂子可生气了。（急走出房門）

王：吃了飯再走！

赵：不，我真有事，这东西得交賬。（指筐）

（妻又急轉回屋）

妻：快点吧，快点吧，跑啦！

王：（同时一楞）什么跑啦！

赵

妻：快攆去，快……（三人急出房門）

王：攆什么？

妻：雞又跑了……快……（追下）

王：哈……这老娘們……雞就是命根子。

赵：我当什么事呢！

王：哼！我跑了她也不能着这么大的急。

赵：哈……

（幕急落）